



DS
793
S32 P636
1736
v. 9

册 10
卷 23上

平陽府志卷之二十三

人物

賢聖篤生陶唐洵盛已而更肇於上古是皆昔賢所稱
一人足當億兆者也嗣是以來名卿巨儒肩比踵接道
德事功文章節義其足耀當時而法後世者代不絕書
表而著之亦化民成俗之助也顧自明以前考信易而
鱗次難自明以後蒐羅難而摭實尤不易舊乘所補自
明穆宗以後百三十年間者也迄今所補特數十年者
也而昔之紀傳多未詳採輯或未確乃復加考覈登其

平陽府志 卷之二十三 人物志
可信者如干人典型不遠願與生茲土者共嚮往焉作

人物志

上古

蒼頡

宋衷世本注蒼頡沮誦黃帝史官
頡隴汾縣人其上世蒼帝都武陽

三立祠傳蒼

滄南門外西趙村地相傳為蒼頡故宅

通志蒼頡已

見帝王路史辨之頗數第太原三立祠崇祀已久故仍

舊志

傳疑

唐

契

帝嚳次妃簡狄子為堯司徒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
虞時亦美其前功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史記契主司徒百姓親和路史堯命司徒使布五教
而民輯及虞不廢舜命使司徒別三族親百姓敬政率

經母亟五作十道孝力爲右萬民是以受商賜姓子氏
商人謂之元王子昭明居砥石生相土克承商業居商
邱出長諸侯威武烈烈至孫冥爲司空世事虞夏十有
二世而湯遂興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晉唐臣 鄭樵通志三苗
復九黎之亂堯克之於丹

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興之是爲
羲和氏乃命以順天之道 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
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仲羲叔居南交理
南譌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仲和叔居
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
則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故重黎世叙
天地 尚書正義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
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
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
用四人

倕

炎帝後唐爲工作和鐘利器用迄虞時帝曰疇若予
工倕曰倕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父

新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垂主工師百工致
功 路史垂爲宗工辨材楛利器用於是百姓作割鑠
脩之迹流髹其上輸之宮寢而當時之進諫者十有三
又垂爲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生噎鳴是爲
伯夷 羅苹云共工司空之職使之代禹垂有創物之
巧舉極其精故竹矢猶爲後世寶 劉向列仙傳赤松
子輿在堯舜時作
木工或云卽垂也

伯夷

姜姓唐臣能禮於神以佐堯迄虞時帝曰咨四岳
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夷汝作秩

宗夙夜愷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往欽

哉 孔安國傳秩宗宗廟之官也 史記伯夷主禮上

下咸讓 路史夷作秩宗降典三禮惟寅惟清以接幽

元以節天下折民惟刑而上下讓又云伯夷爲虞心呂

且功於水封呂生歲

十二泰嶽襲呂

豎亥

大章

胥唐臣禹治水克底績乃命豎亥步經大
章步緯以暢於八極焉

過伯

左傳作爾伯 唐臣掌火居商邱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食於心故因其出入而望之以脩其官而

戒民

事

質

唐臣命放山州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虞命作昭華之瑄尺有二寸之節 禮書質作鄧高誘

云即夢以世

紀作夢也

母句氏

唐臣帝堯命作離磬 世本樂錄云磬叔所造乃母句也一作無間 禮記云叔之離磬 古

史考云

堯時人

延

唐臣帝堯命拌瞽夔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

大

咸

義

唐臣能載上天俾主陰陽

黎唐臣能獻下地俾主陰陽

臯陶

一作咎繇少昊後舜命爲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史叙其事作臯陶謨夏后氏舉而薦之將畀之政辭

乃封之六其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史記臯陶爲

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鄭樵通志帝舜命臯陶爲夏

籥九成嘉其成功也路史臯陶爲士以五服三次五

宅三居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賊姦宄密勿淑問制百姓

於刑之中以教祇德惟明克允帝曰臯陶惟茲臣庶聞

或干予正汝明五刑以輔五教刑期於亡刑民協於中

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祇陳九德之序以刑備修是故

畫衣異服而姦不犯其醇又云繇生馬喙忠信疏通

而敏事漁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爲士師繇一振褐而不

仁者遠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而天下亡冤封之

於臯是曰臯陶虞禪禹禹異之辭焉卒崩於臯所謂公

琴者臯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有子三人長伯翳

次仲甄次封偃爲偃姓又云臯陶年百有六羅苹

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禪從而遜之則

年百六七十矣今洪洞縣南十五里有臯陶村暨塚
風俗通咎陶謨始造律蕭何成九章關諸百王不易之
道故傳子曰律者臯陶之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後漢
張敏議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者也

急就章臯陶造獄 呂覽臯陶
作刑 世本陶制五刑

考監明 帝堯長子 路史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
立庶弟九其封於留者為留氏後有留累

丹朱 帝堯子 鄭樵通志虞元載封堯之子朱於丹為
諸侯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

臣也 路史帝初取富宜氏生朱驚佞媚克兄弟為閹

齧訟嫚游而朋淫帝悲之為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

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以奉其祀夏后封之唐

如虞之禮朱卒葬第陽朱生陵以父封為丹氏房氏防

氏 竹書后稷

放丹朱於丹水

虞

伯翳

皋陶長子受封於費一稱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

帝舜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

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

姚姓之王女大費拜受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賜

姓嬴氏翳子三曰大廉曰若木曰恩成路史伯翳者

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隋啟

也然世俱以伯翳爲卽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

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

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

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

也又云皋陶卒封其後於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

政則伯翳不得爲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

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

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

之謬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取女

華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

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

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刻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

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
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係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
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
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
亦弗喻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嘆矣且大業者皐
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皐陶爲卽大業蓋以史記
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
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
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
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

伯益

高陽氏後禹周行天下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土
所生畢究其政草木跋走蜚動蟲魚俾益疏之爲

岳瀆山海二經在虞時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
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又嘗告舜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 史記益主虞山澤辟 孟子禹薦

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啟於箕山之陰 路史伯益之
字贐敬居高陽子族之三爲唐澤虞是爲百蟲將軍佐
禹治水封之於梁 舜禪禹禹異於益辭焉年過二百南
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敖氏伯氏今太平縣治北一里
有伯益碑再北二里有伯益廟東北三十里伯圍有伯
益墳 孔穎達尚書疏曰伯益皐陶子路史辨之詳伯
翳下又金氏通鑑前編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似
屬意見不若路史之明確

夏

大廉

伯翳長子 路史大廉事夏后桀爲鳥俗氏路俗
氏帝啟命祭鼎昆吾之谿而筮享大陰之上是爲

鈞臺之享又筮於晉之

墟作旋臺於水之陽

仲甄

皐陶次子事夏封六其後分英俱爲楚并

若木

伯翳次子事夏襲翳之封後有費昌爲湯御

恩成 伯翳第三子恩成之仙世為理以命族其後逋難
伊虛為李氏生儋是為伯賜

殷

中衍 伯翳子大廉元孫太戊命為車正使御而妻之自
大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以佐殷國

周

公明 路史康王以虞之初子公明為賈伯曲沃滅之

造父 中衍之後幸於周穆王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
驊騮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

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友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
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代戎為御及千畝戰奄
父脫宣王

尚父 周宣王子封楊為楊侯楊侯曾孫失國平王以賜
晉封叔盼後氏為楊

伯僑

周支庶也周初食采於晉之楊因以爲氏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偏楊侯楊

侯逃於楚巫山遂家焉路史出公生伯僑封楊曰楊氏楊孫氏

叔帶

奄父子周幽王時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

師服

晉人穆侯時大夫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夫名

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今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平王

二十六年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

弱矣其能久乎三十二年晉潘父弑昭侯納成師不克後成師孫稱遂弑晉侯緡代晉

頃父

晉翼人其先懷姓一姓九宗於殷時爲五正成王始封唐叔以其族賜之遂世爲晉強家頃父孝侯

時爲大夫子嘉父繼之桓王元年曲沃緡以鄭那之師攻晉晉侯奔隨三年春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

謂之鄂侯又三傳凡
四十年翼晉始滅

公子萬

竹書桓王元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二年莊伯復攻晉公子萬救翼

晉娒

路史哀侯子娒采平為平氏娒氏張氏灌氏

欒賓

晉靖侯孫昭侯元年封成師於曲沃使賓傳之左傳正義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姓譜

食邑於欒

因氏焉

欒成

號共叔欒賓子為昭侯大夫桓王十一年春曲沃稱伐翼弑哀侯止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

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士薦

字子輿隰叔子初仕獻公爲士師因以士氏時桓莊之族偪公患之薦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

已公曰爾試其事爲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與

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盡滅其族乃城聚而處之

公圍聚盡殺羣公子惠王九年春薦爲大司空城絳以

深其宮晉遷都絳其後滅虢滅狄祖多其謀焉及申生

之將廢也公作二軍公將上軍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

魏還爲申生城曲沃薦曰申生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

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申生其無晉乎申生不能從初公

使薦與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讓之對曰臣

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

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

何以事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公其脩德而固宗

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馬用愼退而賦曰狐裘龍

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後公卒殺申生以亂晉薦子

穀襄公時司空襄王二十七年公使會諸侯盟於垂櫨

夷之蒐使將中軍
以賊殺先克被誅

祖朝

晉獻公時東郭民也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

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深憂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荀侯

郇伯後桓王十七年秋王命同號仲伐曲沃稱

賈侯

桓王十七年秋王命同虢仲等伐曲沃稱

申生

晉獻公太子母齊姜卒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

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譖於公使申生居曲沃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不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惠王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薦諫公不聽薦出語人曰申生不得立矣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申生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申生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

焉焉能及與人而乎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與十七年
冬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祭之衣佩之金玦狐突等
皆諫之使行申生不可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欲測吾
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耳言焉言之大耳
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不若戰
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
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二十二年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
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
由太子申生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申生子辭
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誰納我使人言於狐突曰申生
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死雖然吾君老
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以至於死雖死何悔十二
月戊申縊於新城縊其君

先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晉晉大夫為申生右伐東山臯落氏

獻公賜申生以偏衣金玦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子養夷丹木皆勸申生行申生不從

賈華

晉大夫獻公二十三年使伐屈夷吾奔梁

羊舌大夫

晉人為申生尉申生被讒或勸之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

不可取子其死之孔子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也信而好

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長而好禮也博聞而時出其志此羊舌大夫之行也

左傳正義羊舌氏也爵為大

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如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生

叔向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

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

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

不食誰識其舌舌有得免號曰羊舌是也或曰者不

誰為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杜原款

晉人爲申生傅獻公以毒膳之事命殺之款將

不能教導以至於死然款也不敢愛死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僕人贊

申生僕也公使申生伐東山賜之偏衣金玦贊聞之曰申生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

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狄而反狄可盡乎雖盡狄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謂贊爲知微

猛足

申生臣驪姬嬖欲立其子譖於公使申生屈曲沃

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

廟子盍圖乎申生不從

荀息

字叔晉人爲獻公大夫惠王十九年請假道於虞以伐虢與里克帥師會虞師滅虢下陽二十二年

冬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及公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里克

晉大夫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帥師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執君其舍之公不聽克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君子謂克善處父子之間惠王十九年克與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五年帥師敗狄於采桑及公將殺申生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申生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請見克探其意克以中立對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公卒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克復告丕鄭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蠱君而誣國人譏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收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

定民彌憂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驪姬及荀息而請君於秦惠公立將殺克以說周齊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趙夙

伯益後惠王十六年爲獻公御戎以滅耿霍魏公賜夙耿以爲大夫

寺人披

重耳奔蒲獻公使披伐蒲斬其袪在狄惠公復使披殺之未遂及反國呂卻將焚公宮而弑之

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頭須

文公守藏豎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公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遠見之

丕鄭 晉大夫獻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鄭與里克荀息相見各言其意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禮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驪姬難里克使優施探其意克以中立對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日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克曰子將何如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君爲我心制不在我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以告鄭鄭欲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克不可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及惠公立使鄭聘於秦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

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鄭與祁舉及七輿大夫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猷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
之黨也子

丕豹奔秦

共華

申生上軍左行大夫惠公卽位殺里克丕鄭自秦
反見華曰可以入乎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

使於秦可哉鄭入公殺之共賜使華行華曰夫子之入
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
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
其行矣我姑待死遂被難

慶鄭

晉大夫襄王六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鄭
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弗聽明年秦伯伐晉惠公禦之乘小駟
鄭諫之又弗聽及戰晉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或謂鄭使行對曰陷君於敗敗而
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惠公歸

被殺

號射

梁由靡

晉晉大夫襄王元年春里克帥師伐狄

狄無耻從之必大克克不聽射曰則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報采桑之役伐晉

趙衰

字子餘趙夙孫左傳杜註作夙弟幼事公子重耳驪姬之難從重耳奔狄狄人伐廬咎如獲二女

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歷衛齊曹鄭及楚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他日享

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交也請使衰從公子賦阿水公賦六月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襄王十七年秦納重耳於晉即位十八年冬文公圍原原降

遷原伯賈於冀以衰為原大夫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任國政

文公所以及國及霸衰謀為多二十四年秋晉蒐於清源作五軍以禦狄衰為卿三十一年冬卒謚為成季子

原同屏括樓嬰暨盾成公時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鞍之戰有功景公命為卿嬰通於趙莊姬同括放諸齊嬰

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祭余余福女使問士貞伯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簡王三年莊姬以嬰之亡譖同括於景公謂將爲亂樂卻爲敝遂遇害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國語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紀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矢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

新上
軍

趙盾

衰狄妻隗氏子衰及晉前妻姬氏固請迎隗氏暨盾至晉以盾爲賢使爲適嗣衰卒盾代之襄王二

十六年將中軍於是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陽處父與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襄公卒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爭之乃肯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之於令狐明年秋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盾盟於扈二十八年以扈之盟討魯魯襄仲會盾盟於衡雍是年冬秦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盾將中軍與荀林父等以從秦師於河曲秦師夜遁頃王六年夏邾莒莒奔晉七月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是歲復平王室周公王孫蘇之訟匡王六年秋楚子侵陳遂侵宋盾帥師救陳宋會於蕞林以伐鄭楚薦賈救鄭遇於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七年夏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闚椒救鄭盾曰

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時靈公不道
看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不果乃飲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禦而免遂出亡趙穿攻公於桃園盾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
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
呼我之懷矣目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
趙境乃免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立之是爲成公
成公初盾請以趙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
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
故族爲公族大夫定王四年春復與衛孫免侵陳卒諡
宣盾嘗使賈季於狄鄆舒問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國語宋人弑昭公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意也對曰夫
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
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
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
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

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鎛于丁寧傲其民襲侵密聲
爲斃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
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
鳴鐘鼓以至於宋

先軫

晉人文公時大夫趙衰稱其有謀讓之爲卿襄王
二十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使如晉告急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二十一年春伐衛軫將
中軍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軫因說公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不許
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從之楚子王怒從晉師夏

四月戊辰戰於城濮軫將中軍公族橫擊楚左師潰二
十五年冬文公卒秦使孟明西乞白乙襲鄭蹇叔諫之
不聽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經二十六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舍三帥公
許之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八月戊子公敗狄于
箕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
師死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郤穀

晉人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

可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乃使穀將中軍

欒枝

欒成子文公時大夫趙衰稱其貞慎公使將下軍城濮之戰枝使與曳柴以偽遁楚師馳之原軫等

因擊之楚師遂敗說苑狄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臯哉以其皮爲臯也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臯乎公曰善哉枝又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卒謚貞子

士會

字季士薦之孫食邑於隨及范稱季隨亦稱范隨城濮之戰幼而與謀攝戎右歷事文公襄公爲大

夫襄公卒趙孟使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旣而背之立靈公以禦秦師會與蔑奔秦晉人患秦用會頃王五年夏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誘會歸靈公復任以政定王四年冬楚伐鄭悼公使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六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會將上軍與荀林父先穀郤克趙朔趙括鞏朔韓穿韓厥等救之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洎曰於鏐王師遵養耆晦攻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士穀不可師遂濟楚師次於管以待之楚使少宰如晉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塙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誥使趙括從而更之復使魏錡趙旃於楚師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穀曰師無成命多

備何爲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
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
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穀不可楚疾
進師乘晉軍晉師遂敗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
故上軍得全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
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
而退不敗十年春會師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
月獻狄俘景公請於王以黼冕命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是年冬景公使會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體微烝會私問其故王聞之
召會曰季氏而弗同乎王享有禮薦宴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卒謚武後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于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
五君以爲盟主也會子變魴國語郤獻子聘於齊齊
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文子退
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
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
政焉以逞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
命唯敬乃老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
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而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靡筭之役郤
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
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
之屬耳曰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趙文子與
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
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
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君不遺其
文晉人謂文子知人

屠擊

晉大夫襄王二十一年文公作三行禦狄以擊將右行

先蔑

晉大夫士伯也文公作三行以蔑將左行襄公卒晉使蔑與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既而背蔑立靈公

以禦秦師敗之于令狐蔑奔秦蔑之使秦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梁

萊駒

皆晉大夫殺之後禦戎駒為右獲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

先且居

軫子食邑於蒲稱蒲城伯軫死敵襄公以三命命且居將中軍文公時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

襄王二十七年公謀伐之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於溫且居與胥臣伐衛圍戚取之明年復將中軍敗秦師於彭衙後受霍邑稱霍伯子克襄王三十三年佐趙盾將中軍敗秦師於令狐夷之蒐靈公將登箕鄭父先

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
從之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
蒯得作亂二十五年春
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茅茂

晉大夫城濮之戰祁驥奸命文公使茂代之

胥臣

字曰季晉人初從文公出亡及返國趙衰稱其多
聞可為輔公使佐下軍城濮之戰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敗之後以舉冀缺功襄公賞以先茅之縣歷官
司空稱司空季子始文公在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
焉公欲辭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
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
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
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
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偃姑偃依是也唯青
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昔少典取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
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用師以相攻

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禍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及將反晉公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

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利建侯行師居樂
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公從之遂入晉公欲
教太子問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
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籛籛不可使倓戚施不可使仰
焦僥不可使舉矇矇不可使視瞶瞶不可使言聾聾不
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
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因舉文王之善非
專恃教誨以告公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
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
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籛籛蒙矇侏儒扶盧矇矇脩聲
聾聾司火僂昏瞶瞶焦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
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卽浦而後
大公嘗學讀書於臣三曰曰吾不能行也起聞則多矣
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臣子甲襄公時佐
下軍河曲之後固止晉蒲秦師必放之於衛甲子克以
蠱疾廢

晉嬰

晉大夫趙衰讓之爲卿文公使將新下軍

雍季

晉人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

父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又而行賞雍季在先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李離

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

祿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老古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安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文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

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狼之居也，厭明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忘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于是文公載老古以歸。」

壺叔

晉文公賤臣也。文公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

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在三賞之後。今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王官無地

晉大夫彭衙之役無地，御戎鞠居爲右。

續簡伯

晉人箕之役，先軫黜萊駒，立簡伯爲戎右。

狼瞞

晉人襄公初與秦戰於殽，瞞取萊駒戈以斬囚從。公公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瞞怒。

其友曰：「盍死之，吾與女爲難。」瞞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謂之勇，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馳秦師死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驪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先僕 晉大夫襄王二十九年楚師圍江晉使僕伐楚以
救之

魏犢 畢萬孫 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犢
也 史記萬生魏武子 初從文公出亡及反國

晉作三軍使犢為右伐曹之役犢與顛頡違文公令焚
僖負羈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
病犢束胃見使者口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
踊三百乃舍之卒謚武子子顆錡絳 史記文公令魏
武子襲魏氏之後列為
大夫徙治霍生魏絳

先都 步招 戎津 皆晉大夫令狐之役都佐下軍招
御戎津為右敗秦師於剗首

史駢 晉人頃王四年靈公使佐上軍與趙盾趙穿等禦
秦師於河曲駢曰秦不能久請保壘固軍以待之

穿不從以其屬出晉人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軍曰明日請相見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薄諸河必敗之穿與胥甲固止之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初襄公蒐於夷賈季戮駢及季奔狄宣子使駢送其帑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駢曰不可吾聞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詹嘉 晉大夫頃王五年靈公使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定王十七年景公復使嘉平戎於王

魏壽餘 畢萬之後靈公時晉使壽餘僞以魏叛者誘士會士會復歸晉

孫息

晉人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曰子欲諫邪息

曰臣不敢諫也臣能壘十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

綦子置下加鷄于其上左右惛息靈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

董狐

晉太史匡王六年靈公謀殺趙盾盾出奔趙穿攻靈公弑之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英賢傳董狐

之子受封青氏之田因氏焉

趙朔

盾之子成公時佐下軍邲之役朔將下軍鄭請擊楚欒武子力言其不可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士穀不從晉師遂敗卒諡莊

趙武

趙朔子趙氏之難從姬氏畜於公宮及長韓厥請立之悼公卽位以武爲文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

靈王八年冬十月諸侯伐鄭鄭武將新軍與魏絳斬行栗十年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行成晉使武入盟鄭伯

冬十二月因會於蕭魚晉蒐於縣上以武將上軍平陰之役武與韓起以上軍圍盧還自沂上魯襄公享之於蒲圃賜以三命之服二十四年代范匄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而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二十年夏六月武會魯襄公宋向戌鄭良宵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齊人城郊之歲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魯高魚取之又取邑於宋諸侯弗能治武爲政乃卒治之言於公使胥梁帶執烏餘皆取其邑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六年秋七月會諸侯之大夫於宋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說武務德無爭先武從之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武爲客鄭伯復享武於垂隤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武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武曰寡君在武何能
馬子產賦隰桑武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武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武曰匪交匪傲福將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武告叔向曰伯有將
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
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景王四年春復會諸侯之大夫於
虢祁午謂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
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馬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耻也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武曰武受賜矣然
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
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云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爲患及盟楚令尹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
晉人許之時魯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請戮其使
欒桓子相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叔孫曰諸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
之爲武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
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
諸楚免叔孫夏四月武與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
兼享之子皮戒武禮終武賦瓊蘂子皮遂戒穆叔且告
之穆叔曰武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武
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
終乃晏穆叔賦鵲巢武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
爲縶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
之卒章武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
戾矣飲酒樂武出曰吾不復此矣景王使劉定公勞武
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
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盡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遠吾儕倫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
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
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旣烝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諡曰文吳季札聘晉說武與魏
舒韓起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孔子曰思天而敬人服
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
之行也武子威景王十二年使如周弔致閭田與祿及
潁俘楚遠啓彊
稱爲諸侯之選

程嬰

公孫杵臼

嬰晉將下軍趙朔友杵臼朔客也先
是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景公時爲司

寇乃僂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
請誅其子孫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且有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無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桓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官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
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杵臼謂嬰胡不死
嬰曰朔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
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奈何杵臼曰
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
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二人乃謀取他人
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
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
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
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平天平趙氏孤兒何罪獨
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
氏孤兒良死皆喜然趙氏與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
中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
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八乎景公問趙氏後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厥
止趙孤兒召而匿之官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衆以
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
宮之難屠岸賈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今
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武冠嬰
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
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氏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
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帝泣頓首固請曰子忍去我
死乎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
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
秋祠之世世勿絕

范無恤

晉大夫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無恤御戎
敗秦師於河曲

欒盾

枝子襄公時將下軍與父禦秦師於河曲秦師夜
遁

解揚

字子虎霍人定王十五年楚伐宋景公使揚如宋
命無降楚鄭人執之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登諸樓車使呼宋人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曰爾許不殺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
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
舍之以歸晉爵揚爲上卿

樂書

盾子定王十年佐下軍救鄭及河間鄭既及楚平

荀林父欲還先穀不從師遂濟鄭使如晉師曰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書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
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樂

善哉審其言必長晉國穀不可楚疾進師車馳卒奔
晉軍晉師敗績十八年春將下軍與郤克等救魯與齊
戰於鞍敗之逐之三周華不注魯成公會晉師於上鄆
賜書先路三命之服簡王元年秋楚子重伐鄭書將救
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三年春復侵
蔡遂侵楚獲申驪八年將中軍伐秦與秦師戰於麻隧
敗之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十年公伐鄭書將中軍楚
救之戰於鄆陵楚師敗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及晉童
夷羊五殺三郤以甲劫書與荀偃於朝請殺之公不忍
使復職位未幾書與偃執公弑之使使迎立悼公卒謚
武子

鞏朔

韓穿

晉人景公時上軍大夫定王十年晉師救
鄭與楚戰於邲敗績士會令朔穿帥七覆

於敖前上獲全十九年

以戰鞍功並命爲卿

鮑癸

晉大夫邲之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晉師晉人逐
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

魏錡

定王十年晉師救鄭戰於邲晉師敗中軍錡御知
莊子射連尹襄老公子穀臣獲之還鄢陵之役錡

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
楚主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

汨主召養由基使

射鏑中項伏弢

趙旃

景公時大夫鞍之役有功命爲卿旃子勝靈王二
十二年齊侯報平陰之役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

孟門登太行武軍於熒庭成郛邵封少水乃還勝帥東
陽之師追之獲晏釐

士渥濁

卿士穆子之子邲之戰晉師敗績荀林父請死
景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有闕况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在克而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
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及林父敗狄公賞
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景王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
之東士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知其帥志博聞而宣惠於
教使爲太傅脩武子之法卒謚貞子

伯宗

晉人景公時大夫定王十三年春楚伐宋景公欲
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口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景公乃止
時潞相鄆舒不道景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
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口五也怙其僞才而不
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公從之使荀林父伐之遂滅潞殺舒簡王元年伯宗與夏陽說衛人鄭人侵宋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之伯宗曰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脩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後爲三郤譖而殺之子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魏顓

定王十三年從景公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

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子顓悼公以顓功使爲卿食邑

令狐稱命

狐文子

羊舌職

羊舌大夫子聰敏肅給悼公命佐元尉職子肅

樂京廬

景公時大夫定王十五年介卻克使於齊克齊齊侯先歸使京廬待命

士燮

靡笄之役佐上軍與卻克等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魯侯賜以一命之服晉師歸燮後入武子口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定王二十一年冬復佐上軍與樂書等救許伐鄭取汜祭簡王三年聘魯言伐郟滅公賂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武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師伐郟秦桓公背晉盟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簡王三年晉伐之燮將上軍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年冬十有一月燮與諸侯之大夫會吳於鍾離明年春鄭叛晉厲公將伐之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書不可乃與帥書將中軍燮佐之與卻至等遇楚於鄢陵燮不欲戰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

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變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變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楚師敗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變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也變反使其祝宗祈死曰公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壬申變卒諡曰文

解張

鄭邱緩

皆晉大夫靡笄之役解御郤克緩爲右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裳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權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若之何以病敗君大事櫟甲執兵固鄆虎也病未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遂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

糴茂 晉大夫景公未雨使於楚請脩好結成

魏相 錡子簡王八年厲公使絕秦辭甚博辨悼公卽位以父功命爲卿佐下軍

欒廩 書子簡王十一年春晉將伐鄭使廩於魯乞師卑讓有禮孟獻子稱其有勝悼公卽位命爲公族大

夫彭城之圍廩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後晉累伐鄭廩將下軍胥有功靈王十三年復將下軍從公伐秦濟涇遇秦師多死不獲成荀偃令曰鷄鳴而起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廩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唯余馬首欲東乃歸廩弟鍼耻晉敗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廩卒諡曰桓

欒鍼 書次子嘗使於楚楚子重問晉國之勇鍼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鍼曰好以暇鄆陵之役鍼爲厲公

右見子重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靈王十二年晉伐秦師濟涇遇毒多死不獲成歸鍼曰此役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遂馳秦師死

樂弗忘

景公時賢大夫與伯宗並為三郤所害

士魴

士燮弟簡王十四年悼公使為卿佐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

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是年冬晉將救宋使魴乞師於魯後公合諸侯之師伐鄭魴累將下軍靈王十年冬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卒謚恭

士句

鄢陵之役句從晉軍敗楚鄭簡王十三年樂書中行偃弑厲公召句句辭不赴悼公即位命為卿

王七年冬使聘於魯魯襄公享之句與揚有叔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恃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句口城濮之役我先公獻功於衛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明年佐中軍從諸侯伐鄭句門於鄆門復與荀瑩荀偃伐偃陽滅之以偃陽子歸九年公使句平王室王叔陳生與伯輿之訟毫之盟句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是年十二月公因會諸侯於蕭魚荀瑩卒晉蒐於縣上使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公使荀偃將中軍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上也范句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口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寧維永其是之謂乎十七年佐平公伐齊會於魯
濟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句告析文子曰
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人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齊侯恐
登巫山望晉師句等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
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
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乃脫歸夜遁句與荀偃以中軍克
京茲東侵及淮南及沂明年師還魯襄公享之賜以三
命之服是年荀偃卒句將中軍秋七月帥師侵齊聞齊
侯卒乃還二十年句逐欒盈次年盈復入於晉四月帥
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於絳句聞之懼欒王鮒口奉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時公有姻喪王鮒使句墨緣肩
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逆魏舒則
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
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句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句
使斐豹擊戎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句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盈於曲沃盡滅欒氏之黨卒諡宣子

士鞅

士甸子靈王十二年晉伐秦鞅與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厲欲殺之鞅奔秦秦伯請於晉而復

之平公即位命為公族大夫平陰之役鞅門於楊門二十一年欒盈復人為亂鞅帥晉人滅之甸卒鞅代執晉政魯昭公之出諸侯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於晉鞅取貨於季孫因極言其難以懼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二子皆辭乃辭小國以難復公遂不得歸卒諡獻子子吉射定公十三年以亂奔朝歌

伯子同氏

晉大夫悼公之入館於其家

右行辛

晉大夫能以數宣物定功悼公命為司空使脩士薦之法國語韋注辛即賈辛通志按賈

辛去是踰五十

年當非一人

張老

晉大夫知而不詐悼公命為侯奄後使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公五命之國辭乃使為中軍司馬子

君臣平公初代父任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藁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藁之加密石焉諸侯藁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藁趙文子冠見欒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卻駒伯知武子述其語以告張老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鐸遏寇

晉大夫恭敬而彊信悼公命爲上軍尉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解狐

晉人與祁奚讎奚請老薦之使代已爲軍尉將立而卒

羊舌赤

字伯華職之子職卒悼公使代父任食邑銅鞮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

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又嘗問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

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
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夫有道又誰下哉孔
子曰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徇也
昔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
也夫有道而能下於
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士富

句族第悼公時代張老爲侯奄

田蘇

晉賢人韓無忌讓其弟起長公族大夫曰與田蘇
游而好仁

士弱

渥濁子靈王八年春宋災悼公問於弱曰吾聞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

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平陰之役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木竹暨東郭北
郭

羊舌肸

字叔向一字叔譽赤之弟司馬侯稱其習於春秋能以德義輔君悼公使傅太子平公卽位代

士渥濁爲太傅靈王二十年晉逐欒盈范宣子並肸四之祁奚驛見宣子曰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使言諸公而免之復使傅政是年冬晉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肸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譽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相趙武會於宋將盟晉楚爭先肸謂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既盟宋公享武暨楚子木子木與武言弗能對使肸侍言馬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景王元年吳季札適晉說之將行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魯使者在晉歸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晉未可媼也五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肸從之晏嬰與語齊晉之敝嬰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肸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藥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陷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肸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慶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八年介韓起如楚送女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肸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肸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王欲傲肸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因厚其禮肸與起之適楚也楚人弗逆九年夏公子棄疾及晉境平公亦將弗逆肸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人作則無

寧以聖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公悅乃逆之十二年周耳人與閻嘉爭閻田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肸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櫟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耳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晉成廬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十六年爲取鄭故將以諸侯討魯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櫛司馬遂合諸侯於平邱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將尋盟齊人不可昭公使肸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肸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

序則不其有威而不昭其則不明不明棄其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
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從之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
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邾人莒人愬魯於晉公使肸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
矣肸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
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邱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於
中行穆子欲得盟見遣韓宣子患之謂肸曰子能歸季
孫乎對曰不能歸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言將欲爲除

館於西河且泣平子懼先歸十七年冬邢侯與雍子爭
鄆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
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肸
肸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
買直鮒也鴟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
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
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爲末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
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
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
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肸事悼平昭三
公幾四十年以博識閑禮聞列國政治會盟胥訪焉而
後行晉國賴之肸卒後子食我死欒氏之難其族遂滅
國語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
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
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已之耻也君其必速殺之

勿令遠聞君怛怛顏乃趣赦之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脩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逮而患貧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說苑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

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狄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狄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

籍游

字偃惇率舊職而共給悼公初使爲上軍司馬子談頃公時大夫楚遠啓彊稱爲諸侯之選悼王元

年與荀躒帥師定王子朝之亂游子秦頃公時上軍司馬敬王四年從定周亂送王入王城後助范中行氏二氏敗被獲

訾祏

范宣子家臣實直而博宣子與緡大夫爭田叔向使宣子問祏對曰昔隍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

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父襄爲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爲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軌訓典以
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
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欒今吾子嗣位賴二
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
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及死宣子謂獻
子曰執乎昔者吾有訾補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
爲吾家

師曠

字子野晉人悼平之世爲晉樂師時稱聰聖度正
音律測明數凡所論諫必本仁義衛人出君悼

公曰衛人不已甚乎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
善而刑淫養民如子愛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至如聞鳥鳥聲樂知齊
師遁歌南風不競必楚無功又告君以爲治爲學之論
五墨四不之諫食笋知爲勞薪之炊操楸料傷齊侯之
臂屢蒺藜以必天孽聞石言而慨怨譴知絳縣老人紀

年對周太子晉不壽止師涓亡國之音鼓清徵清角之
奏狐趙賢否之對公室懼卑之言無不悉中淮南子曰
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
政洪洞縣師村有曠祠墓

欒盈

欒子平公初爲公族大夫平陰之役盈與魏絳以
下軍克郭初桓子娶於范宣子生盈士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故與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
子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
之二十一年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郕豫董叔郕師申書
羊舌虎叔能後盈自楚適齊從齊析歸父入曲沃帥甲
因魏獻子入絳爲亂士鞅禦之盈敗奔曲沃並其族黨
被殺人稱懷子士鞅之在秦也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
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黶死
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泰伯
以為知言

州綽 具丙 刑蒯 皆晉勇士平陰之役綽射齊殖綽
縛之具丙為綽右亦舍兵縛郭最

皆矜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門於東閭左驂迎還於門
中以枚數闔後綽與邢蒯坐欒氏黨奔齊欒王鮒請范

宣子反之不果綽
後先崔杼之難

董叔 平公時大夫靈王十七年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
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時楚

師遇雨多凍
役徒幾盡

欒王鮒 晉大夫欒盈復入於絳范宣子懼鮒謂之曰奉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

氏自外子在位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
得唯魏氏而可強取也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宣子從之

遂敗其黨殺欒
盈卒謚桓子

樂糾 晉人悼公命爲戎御使訓諸戎知義

女叔齊

晉人悼公時爲司馬稱司馬侯公與齊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

未也公曰何爲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然前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魯使者在晉歸謂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晉未可媿也景王七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平公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虐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

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以喪之故
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楚使八年魯昭公如晉郊勞
贈賄無失禮平公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齊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禮之本末在此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
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齊子游寬

晉梁帶

晉大夫趙文子薦於晉侯使討烏餘歸諸侯邑
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

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僞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復睦於晉

史趙

悼公時史官晉政多咨度馬嘗論絳縣老人紀年
魯使者稱之魯襄公薨齊歸不戚趙曰必爲魯郊

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襄公孫於齊

士文伯

士弱子食邑於瑕稱瑕伯嘗知絳縣人紀年魯人稱之景公九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曰火

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十年四月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公謂文伯曰

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

燕居息或焦悴四國其異終也公曰何爲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

曰日月之會是

謂辰故以配日

子員

晉行人道二國之言無利叔何稱之

虞邱書

晉大夫平公初代程鄭為乘馬御

梁丙

張趯

晉晉大夫楚蘧啓疆稱為諸侯之選

趙鞅

一名志父趙武孫頃公時為晉卿敬王之出鞅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令輸王粟具戎人鄭

子太叔見鞅鞅問禮焉太叔以天經地義民行對之鞅曰請終身守此言也敬王四年入王於成周十七年鞅與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受之民是以能受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被廬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君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

爲下卿而干上令櫓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
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唯德
可以免二十年魯賊臣陽虎奔晉鞅受賂厚遇之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二十一年帥師圍衛衛人懼貢五
百家鞅命置之邯鄲十二年謂邯鄲大夫趙午納諸晉
陽午不聽鞅怒召午殺之趙午涉賓以邯鄲叛旣而范
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鞅奔晉陽叛晉陽人圍之荀躒
言於定公請伐范氏中行氏二氏敗奔朝歌鞅入終盟
於公宮二十六年鞅圍范氏中行氏於朝歌中行氏奔
邯鄲始衛蒯聵奔晉鞅主之二十七年衛靈公卒鞅與
陽虎送之於衛衛不由居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
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鞅與蒯聵陽虎禦之遇於
戚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周以萇故與范氏鞅以爲
討周人殺萇弘未幾獲邯鄲荀寅趙獵奔栢人鞅又圍
栢人中行氏范氏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
邑入於晉三十五年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
郭侵及賴而還三十八年佐定公與吳王夫差會於黃
池四十一年蒯聵自戚入於衛鞅使告於衛令朝晉衛

莊公不聽夏六月鞅帥師圍衛冬十月鞅復伐衛入其
郭將入城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
莊公與晉平鞅立襄公之孫而還初鞅疾五日不知人
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語董安子曰血脉治也而何怪
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
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鞅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又有一羆來援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
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兒子之壯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大將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
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
鞅鞅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鞅出有人當道曰吾欲有
謁於主君從者以聞鞅鞅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
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帝
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鞅曰是且何也曰晉國且有大
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鞅

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
秋皆子姓也鞅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狄犬曰及
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狄犬曰兒主君之子
也狄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主君之後
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狄鞅聞其言而延之以
宴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元王十
三年鞅卒謚簡 呂氏春秋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
麋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
于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
也

士彌牟

字景伯士文伯子靈王二十二年魯叔孫婁如
晉晉人執之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

與之彌牟謂宣子曰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明年春使彌牟禮叔孫而
歸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
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不從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
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

受牒而退彌牟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伐而
欲背盟以干盟主不祥莫大焉魏獻子為政以彌牟為
鄔大夫景王三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彌牟營之
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
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
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箕遺

樂徵

右行詭

皆晉大夫王子朝之亂晉使籍
談荀躒帥師納王遺徵詭濟師

取前城軍
其東南

女叔游

祁勝與鄔藏通室祁盈將執之叔游曰鄭書有
之惡且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

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
已若何盈不聽遂即於難

女叔寬

字褒頃公時大夫敬王四年王出次於滑知躒
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一年周襄

請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城齊高張不從諸侯叔寬
曰襄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

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後萇遇害高張出奔

韓不信

字伯音起之孫貞子之子韓氏至起徙居州及貞子徙平陽敬王十年不信與魏舒如京師合

諸侯之大夫尋盟令城成周不信臨之以爲成命荀寅范吉射之亂不信與荀魏二氏伐之寅與吉射出奔卒謚簡子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破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邱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邱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邱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韓徙鄭凡八世至

王安爲秦所虜韓亡

孫伯廩

晉人爲晉正卿世掌典籍其後籍談使周景王語談曰昔而高祖孫伯廩司晉之典籍以爲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世本云廩生司空頡頏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
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
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泰

蔡墨

字黯定公時太史敬王七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
子問於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

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
有蔡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
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蔡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蔡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之夏后賜氏曰御龍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
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
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
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
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
也承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五年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

宣子所爲刑書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魯昭公之出簡子問於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年夏吳伐越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後越圍吳趙孟使楚隆於吳王問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國語趙簡子田於嬖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

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固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樓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課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交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於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聚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閻浚 晉大夫梗楊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沒謂女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楊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餽之始

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楊人敬王十六年定公使沒戌周城胥靡

范昭

晉人平公時大夫公使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昭趨曰願君之梓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獻之晏

子對曰微去樽昭不說起舞顧太師使奏成周之樂太師對曰盲臣不習昭歸報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

晏子知之吾犯

其樂太師知之

成鱖

晉大夫魏獻子以魏戌為梗楊大夫鱖稱其舉近文德

亥唐

晉賢人平公敬禮之嘗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

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之子欲貴乎吾爵之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手何不悅乎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久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成公般

晉大夫敬王四年晉定王太子朝之亂納王入城周使般戍之

公子晏

韓詩外傳平公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趨救三日夜乃勝之晏獨束帛而賀曰臣聞之王者藏

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櫃百姓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克口虛而賦斂無已水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伐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說苑作魏文侯與公子成父事

宛沒

晉大夫靈王二十四年平公使魏舒逆衛侯於齊

咎犯

晉人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

以樂見公內之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使為樂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皆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諸盡而陵城闕二也柱梁衣繡

士民無禍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洗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張骹

輔躒

皆晉大夫平公救鄭使致楚師骹躒求御於鄭鄭使宛射犬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瑟笑曰公孫之亟也後楚還啓疆稱骹躒皆諸侯之選

盍胥

晉人韓詩外傳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

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収市賦暮食不足朝収市賦吾何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

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一
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左右
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
下之毛耶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
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上之毛腹下之毛一
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左右
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
下之毛耶

陽畢

晉人平公時大夫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
不克死公謂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

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畢對
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今若大其
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畢曰
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當
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
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
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
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亡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

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畏矣今君若起環
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畏與懷各當其所則
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許諾遂逐羣賊
而使祁午及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
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
得之者賞後欒盈復入為賊於絳范宣子滅之是以沒
平公之身無內亂

屠餘

晉太史見晉國之亂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
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

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
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
事多不義百姓多怨口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
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
三年晉果亡威公又問屠餘言中山及周威公後胥豸

樂丁

晉大夫敬王二十七年趙襄禦齊鄭於戚卜龜龜
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

可也及戰
齊鄭敗

田差

晉人平公時爲馳逐之車車旣成題千鎰金立之

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嬾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其車

郵無恤

一名良字伯樂晉大夫以善御名敬王二十七年御趙簡子與鄭人戰於鐵鞞絕能止因敗鄭

師簡子嘗使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奚以爲賤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奚稱良簡子欲使長爲奚乘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又嘗從簡子適晉陽簡子怒尹鐸增壘培欲殺之良力諫之簡子以免難之賞賞鐸淮南子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諸捉足調容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道馳騫若滅左

右若鞭周旋若環 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稱王良

繁羽 宋勇 皆晉大夫鐵之戰羽為御勇為右與趙簡子大敗鄭師獲齊栗千車

士蔑 晉陰地大夫敬王二十九年楚圍蠻氏蠻子赤奔陰地楚師與狄戎臨晉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以昇楚師

王生 范氏之臣與張柳朔惡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公孫尨 范氏之臣初周人與范氏田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

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張柳朔 晉人與王生惡王生言諸范昭子使為柏人及范氏出柳朔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

王生授我矣吾不可
以僭之遂死於楫人

司馬寅晉大夫黃池之會與晉爭先日盱未成寅請死之友曰肉食者無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
待之乃先晉人

傳僂趙簡子屬也齊鄭援范中行氏簡子破之還喜曰可矣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後竟有晉

陽之
患

長武子晉大夫二王五年從知伯伐齊將戰請卜之知伯不從

韓龐竹書元王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

程本晉人嘗遇孔子於剡而贈之以束帛趙簡子奉纁幣聘之魯執圭而殺寶犢舜華本不應而去弟子問之本曰夫彼召我者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所

以處也昔者吾友自剡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
孔子之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輟環
於河澣而弗肯以濟授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
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之齊景公不能用
館於晏氏簡子卒而歸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著
書十卷曰子華子

公肩定字子中晉人孔子弟子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
侯

沈駒年晉人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
也賢臣在焉曰沈駒年又使豚尹觀又曰可矣

初之賢人死矣莊
王從之果如其言

趙無恤鞅之子初鞅子二長伯魯次無恤欲置後不知
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

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問無
恤誦其辭甚悉出簡袖中而奏之鞅告諸子曰吾藏寶

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至常山求無所得無恤
還曰從常山上臨代可取也於是立無恤為後定王十

三年知伯伐鄭鞅疾使無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
擊無恤無恤羣臣請死之無恤曰君所以置無恤爲能
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鞅使廢無恤鞅不聽無
恤由此怨知伯鞅卒無恤代立是年越圍吳無恤降喪
食使楚隆問吳王無恤姊前爲代王夫人鞅既葬未除
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尉人操銅斗以食代王及從者
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斗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
地其姊聞之自殺無恤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無
恤立四年與知伯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攻出公奔齊
道先知伯立懿公知伯盜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
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無恤
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
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
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無恤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
曰趙無恤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
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蜀鬢靡髭頤大膺大胸
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

別北滅黑姑無恤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
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卑無恤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
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
其地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
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無恤爲
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戡
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無恤立三十
三年卒稱襄子浣既立是爲獻侯治中牟歷三世爲敬
侯徙都邯鄲與韓魏分晉傳七世趙王遷虜於秦子嘉
自立於代六年秦將虜嘉王滅之國語趙襄子使新
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
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
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
讎讎不爲幸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
也爲國家之難盜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
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
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

與皆覺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
邠鄆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
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
而灌之沈黿產黿民無畔意

邠疵

晉人智伯率韓圍晉陽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
反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夜白

黿生黿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
憂色是非又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疵知其言之
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
之韓魏果又滅智氏

行人燭過

曰大夫趙簡子圍衛之邠郭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呼

吾之士數敝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
之不能耳士無敵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
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
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

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敵也
簡子乃去植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士乘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荷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周舍

趙簡子臣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
曰願為諤諤之臣執簡操牘隨君之後俟君之過

而書之日月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
處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與諸大夫飲酒醺簡子泣諸
大夫詰其故簡子曰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裘
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周舍之
死後吾未嘗聞吾
之過是以泣也

原過

晉大人趙襄子奔晉陽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與竹
二節吳通使遺襄子剖視之中言霍泰山山陽

天使也使

趙襄子聞之於百邑使過主霍泰山祠祀

襄子祠三

神於百邑使過主霍泰山祠祀

尹鐸

趙簡子臣呂氏春秋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
愛我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

質我於人之中必使我於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鍾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士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

延陵君

趙人國策智伯伐趙趙襄子將適晉陽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

新穉狗

晉大夫趙襄子使伐狄勝左人中人

左司馬

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段規

韓人爲韓康子謀臣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欲勿與規諫曰智伯好利而驚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與之彼狙又將請地於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從之後與趙魏謀共

滅智伯

分其地

公孫龍

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論莊子稱之與平原君善嘗說平原君辭封地著書四十篇

龐蒦

晉人仕魏為惠王臣與魏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蒦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侯嬴

晉侯緡之後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信陵君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嬴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嬴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久立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嬴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嬴前嬴遂為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趙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欲以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嬴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嬴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能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公子再拜因問計嬴乃屏人說公子使客斬王幸姬如姬父仇頭竊得虎符奪晉鄙軍復使其客朱亥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從之嬴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及公子至軍嬴果自刎

李牧

爲趙北邊良將常守代鴈門威行沙漠時秦之不能併趙者以牧在也後被讒間死趙遂亡子榮廬

墓

稱孝孫左車爲廣武君韓信師事之

舊志太平入

墓在焉

畢萬

晉人畢公高之後爲獻公將滅耿霍魏還以魏賜萬因以邑爲氏按通志入解州今本曲沃志存疑

易子示

卷之二十三

人物上

五

狐突

晉大夫懷公立時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亡在秦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若又召之教之貳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遂伏劍死按通志入太原

今本曲沃

縣志有疑

卻缺

芮子臼季使晉舍於冀郊見缺耨其妻盭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夫敬德之聚也聚於

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以爲下軍大夫復與之冀爲采邑後以冀爲氏按通志入解州今本岳陽縣志存疑

祁奚

晉人悼公時爲中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職死

公問孰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舉其偏不爲黨

按通志入

太原今本曲沃縣志存疑

卻克

欽子魯成公二年爲魯伐齊凱旋與范叔欒伯三帥讓功成公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按通志入解

州今本岳陽縣志存疑

韓厥 晉人景公時為司馬公以孟姬之故殺趙氏而裂其田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不可以無

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趙氏之再建於晉者厥之力也卒謚獻 按通志入絳州今本太平曲沃縣志

存疑

卻芮 晉人獻公時為大夫食邑於冀謂之冀芮驪姬之亂奉公子夷吾出奔獻公卒芮因秦齊之師納夷

吾於晉是為惠公 按通志入解州今本岳陽縣志存疑

卻犇 克子景公時為大夫食邑於襄陵與弟至錡並稱世為晉卿號三卻 按通志入解州今本岳陽縣

志存疑

祁午 奚子好學而不戲守業而不淫以父舉為中軍尉軍無疵政 按通志入太原今本曲沃縣志存疑

郤至

隼弟有才辭為使有禮謀事有智臨戎有文
按通志入解州今本曲沃縣志存疑

韓起

厥子兄曰無忌厥欲以無忌為嗣乃辭以疾請立
起悼公以無忌為仁使掌公族大夫起代父為卿

平公時使聘於周所對辭不失情聘魯觀易象春秋聘
鄭諸侯大夫賦之末年代趙武為政卒謚曰宣
按通

志入解州今本

曲沃縣志存疑

魏絳

穎之弟事晉悼公為中軍司馬因言和戎有五利
公悅之使盟諸戎勸公脩政息民三駕而楚不能

爭蕭魚之會為下軍佐其治晉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九年之中霸

諸侯謚曰莊
按通志入

蒲州今本曲沃縣志存疑

荀首

林父季弟也食知邑因號知氏景公十一年佐中
車卒謚曰莊子知瑩號武子代韓厥為政會諸侯

伐鄭脩器備盛饒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告鄭人恐
乃行成脩政施德晉以復霸
按通志入解州今本

沃縣志
存疑

荀賓 有力而不暴悍公時為戎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
之土本出沃縣志有疑

藺相如 仕趙初為舍人奉璧入秦易城秦留趙璧無意
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歸趙拜上卿及從會渾池

請秦王擊缶秦知有備而不敢動不與廉頗爭列卒相
與驪為刎頸交秦三十年不加兵於趙者相如之力居

多焉 按通志入太
原今本舊志存疑

趙奢 趙人為田部吏秦伐韓圍閼與趙以奢為將救韓
大破秦軍封奢為馬服君 按通志不載今本舊

志存
疑

漢

張良 通志字子房張相村人其先仕晉為大夫三家分
晉遂相韓及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

報韓仇嘗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求甚惡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因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太公兵法後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遂謝病辟穀薨諡文成後有入他志者或言陳留人據史記良韓人也昔韓康子都平陽襄陵乃其近邑號小韓國邑龜山內掘地得良墓碑又按史記良對漢高曰臣始遇陛下於陳留若良爲陳留人又何以言遇耶太史記載暨邑內遺址昭然良爲襄人無疑矣

紀信

趙城人事漢王爲將軍項羽攻滎陽信自請乘漢王車黃屋左纛以誑楚漢王間出信爲羽焚虎

後立祠賜額忠祐縣

東南二十里有墓

靳彊

其先西河人後徙曲沃以郎中騎從高祖擊項羽破鍾離昧封汾陽侯

衛青

字仲卿父鄭季河東平陽人與平陽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得

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青少牧羊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建元二年春子夫得入宮大長公主女

爲皇后茹之執囚青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募之
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
賜數日間累千金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
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虜數百賜
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秋青復
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
關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
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
校尉蘇建平陵侯張次公岍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
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
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三千一十七級執訛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
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元朔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
關遊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
將軍李蔡皆領屬軍騎將軍出朔方將軍李息張次公
出右北平匈奴效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

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
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
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
師大捷獲名王十有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
伉亘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
罪行問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
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櫟櫟中未有勤勞上又裂地封
爲三侯非臣待罪行問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
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
御史封護軍都尉公孫敖合騎侯都尉韓說龍頌侯騎
將軍公孫賀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樂安侯校尉李朔
陟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將軍李沮李
息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關內侯明年春大將軍青出
定襄中將軍敖左將軍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
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
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
千餘騎戰一日漢兵且盡信遂降單于蘇建盡亡其

軍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寧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
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
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請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行在所是歲封
青姊子霍去病冠軍侯校尉張騫博望侯上谷太守郝
賢忠利侯騎士孟已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青賜千金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
步兵轉運者踵軍數十萬青出定襄前將軍李廣左將
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平陽侯曹襄皆屬大
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令武剛車自
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
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
于單于視漢兵多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發輕騎夜追之青隨

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寧顏山
趙信城得積粟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廣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廣
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
歲西河太守常惠賜爵關內侯雲中太守遂成秩諸侯
相賜食邑二百戶置大司馬位拜青大司馬大將軍後
青子伉不疑皆失侯元封五年青卒謚曰烈侯青尚平
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
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
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爲二
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
子伉嗣坐法免自衛氏興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
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
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父霍仲孺通少兒生去
病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

大將軍爲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並棄大軍數百里
趙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

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藉若侯產捕羅姑比
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三年春
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
士踰烏盭討遼僕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警者
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
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醢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
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去病深入合騎侯
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
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鱒得
得單于單栢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
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
王王母單于闐支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
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封鷹擊司馬破奴從驃侯
校尉高不識宜冠侯僕多輝渠侯是時諸宿將所將士
馬多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

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使人先要道邊時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上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氓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獫狁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去病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元狩四年春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出代郡騎兵車與大將軍等而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斷

將所護輦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
此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
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
五千八百戶益封去病又封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邳離
侯北地都尉衛山義陽侯故歸義侯復陸支杜侯伊郎
軒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益封各三百戶漁
陽太守解校尉敢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
戶校尉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拜去病大
司馬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
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
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
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色者

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鞬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卒元甲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公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子嬪嗣嬪字子侯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卒無子國除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霍光

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

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取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孺子夫立爲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旣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驃騎將軍北伐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卒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老

仍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
重可屬祗獲乃使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後
元二年春武帝居五祚官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
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
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昭帝襲尊號年八歲政事一決
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爲逆光與日磾桀等共誅之功未錄遺詔封日磾桀侯
桀安陽侯光博陸侯光爲人沈靜詳審長纔七尺三寸
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
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
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
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光長女爲左將軍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
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倖倖數月立爲

皇后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
光決事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近幸河間丁外
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
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
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
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
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
桑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
及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
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
粟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
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
欲從中下其事桑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人上有詔召大將軍
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詔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

湏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捕之甚惡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譖
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
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
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事發覺光盡誅桀安
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
遂獨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羣
臣議立昭帝嗣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咸持廣
陵王卽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懼
卽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迎武帝孫昌邑哀
王子賀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問故吏大司農田
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可否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安宗
廟世稱其忠將軍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

安劉氏也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王羣臣入朝太后光與羣臣連奏王罪過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王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光與羣臣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歲通詩書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鄧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偕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卒上及皇太后親臨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塚賜金錢繒絮綵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從木外藏梓十五具東園溫明皆

如制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上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雲爲冠陽侯地節四年秋七月禹等以謀反誅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初宣帝立謁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神爵三年圖股肱臣於麒麟閣而光爲首不名署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祀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

系陽爲博陸侯千戶

尹翁歸

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

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吏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閭閻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屬縣長吏雖獲罪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遷補都內令舉廉爲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而與翁歸語終日卒不敢見其邑子旣去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先少緩之及吏民小懈輒披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郊大豪許仲孫爲奸猾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翁歸

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
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爲右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輒召縣長吏曉告以
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
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
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
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
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
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
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
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閹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胡建

字子孟平陽人武帝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
常步與卒起居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

軍壘垣以爲賈區建約其走卒斬之乃具奏以聞縣是
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至今渭城立其祠

通志

不載按地理志武帝時平陽屬河東郡胡建本傳係河東人今補入存疑

張安世

字子孺湯之子張相村人其先與留侯同祖少以父任爲郎博學善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

安世具述其事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事武帝三十餘年忠謹如一日昭帝卽位霍光以安世篤行薦爲右將軍久之天子下詔念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封爲富平侯後昭帝崩與霍光共徵昌邑王復尊立宣帝有安社稷功嘗有所薦舉不使人知至人有過多爲包容雖尊居公侯食邑萬戶身常衣弋綈夫人親紡績其履道滿而不溢有如此後以年老致政帝欵留復視事及薨贈卹綬錫以朝車介士謚曰敬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極貴顯自宣元以來功臣之盛未有如張氏者也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徙杜陵以鄉

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其泉倉長稍遷太僕丞太僕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賀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

上書諫之後十餘日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時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霍氏稍疎外敞聞之上封事言兩侯出必有畏懼之心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與廣朝白發其端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徵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止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入守京兆尹尹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兆尹自趙廣漢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數人居皆溫厚出

從童騎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
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
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
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汚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
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
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而
敞本治左氏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
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浩穰郡國二千
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
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是時
宣帝頗好方士嘗上疏諫曰願明主不忘車馬之好斥
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美陽
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敞好古文字
按鼎銘勒上議謂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然敞與蕭望之于定國善望之至御史大夫定國至丞
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

且處位等比皆免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家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部吏收舜晝夜驗治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竟棄舜市行寃獄使者奏之天子薄其罪卽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數月京兆吏民懈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拜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制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蒲歲爲真太原郡清元帝卽值符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乃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卒敞三千官皆至都尉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張武

敬弟敬為京兆尹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難治敬問武欲何以治梁武謙不肯言敬使吏

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敬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蘇騰

字元成河東平陽人蔡邕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

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貺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周勃

從漢高祖起於豐沛以功封絳侯呂后時為太尉後誅諸呂以安劉氏文帝時為丞相就國遂為絳

人

縣志父子並存疑

按西漢書周勃亞夫沛人其先卷人也今本太平

周亞夫

勃子文帝時為將軍屯軍細柳帝以真將軍稱之景帝時為太尉平七國之亂從舊志存疑

郅都

河東楊人徵爲郎事孝文帝孝景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山林賈姬如廁野彘

亦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後復拜濟南太守公廉有勇氣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後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時號蒼鷹守鴈門邊賴以靖祀忠臣祠按史記大陽人作陝西太楊縣通志入蒲州今本洪洞縣志存疑

郅惲

趙城人有塚墓及子孫在焉事漢光武帝爲監門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久郅惲拒關不開

上令使者示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奉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游田受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事田獵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上喜賜惲布百疋貶中東門監者按後漢惲傳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民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君章惲字也今本舊志存疑

馮唐趙城人徙居代文帝召問以直諫拜車騎都尉子

徙安陵今本
舊志存疑

魏

賈逵

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世為著姓逵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

言為諸生好春秋左氏傳以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逵堅守援攻之不援乃并南部軍急攻之絳老父與援要不害逵得潰援欲劫為將逵不動左右引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皆乘城呼曰當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遂得免中都孫資舉計吏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後舉茂才除滎池令高幹舉兵張琰將應之逵偶往過琰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時縣

寄治蠡城從琰求兵脩城因得琰黨謀盡誅之脩城拒琰琰敗祖喪關司徒辟掾以議郎叅司隸軍事魏武擊馬超至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後收屯田都尉掇之坐免然魏武心善達以爲丞相主簿時欲征吳而大霧雨教曰諫者死達建諫草以示三主簿入白遂收送獄取造意者達言我造意走詣獄謂獄吏曰促械我著械適訖而魏武果遣家中人就獄視之既而達曰達無惡意復其職遣至斜谷觀形勢道逢囚數十車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魏武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候尚並掌軍計魏公薨羣寮欲不發喪達建議以爲不可秘青州軍擅引去達議撫之時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世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文帝卽王位以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璽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爲

豫州刺史時州郡多不聽達曰州察最吏二千石以下

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
愷悌之德也兵曹從事前受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
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上曰逵真刺
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
接達明斥埃繕甲兵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遇鄢汝造新
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
人名賈侯渠黃初中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初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
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西從江夏東從廬
江出兵魏南伐亦由淮沔而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
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
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
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上善之吳將張嬰王崇降太和
二年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
向東關至五將山而曹休出皖求深入又令逵東與休
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必敗乃部署
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聞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
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安危之機

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嘗沮達假節至是微達休軍幾不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尤多之卒年五十五謚曰肅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達子充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恐其私忿而急彼之憂肩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

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徐晃

字公明河東人爲郡吏從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說奉扈駕還洛陽奉從其計封晃都亭侯及到

洛陽說奉歸魏武奉後悔昇遂歸魏武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別降呂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煥斬睦固於河內從破徐州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擊隱強賊祝臂破之又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遣攻弋陽令韓範飛矢城中爲陳成敗遂降之白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傾耳而聽今日滅弋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弋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善之別討毛城設伏掩擊破三屯從破南皮克平原賊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禦關公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獲關右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

上先入墓遂以步騎四千人渡蒲坂津擊走梁興大軍
乃得渡平陽廉所諸氏與魏武會安定又平鄜夏陽餘
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攻橫仇夷諸山氏
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
皆破之魏武還鄴留與夏侯淵拒陽平漢軍十餘營絕
馬鳴閣道別攻破之魏武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險
要咽喉也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遂自至陽
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助曹仁屯宛漢將關公圍仁於
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以難與爭鋒前屯陽陵陂
魏武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乃俱前敵屯
假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燒屯走晃得偃
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時前後遣殷署
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敵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
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漢軍見四冢欲壞步騎五
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王投河
水死魏武令曰敵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賊全勝遂陷
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
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

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還摩吸魏武迎見七里
舉卮酒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功也時紱行諸營士卒
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
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爲右將軍進
逢鄉侯魏初進揚侯擊破上庸鎮陽平徙陽平侯明帝
初拒吳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晃
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埃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
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今幸遇明君當以功自效何用
私譽爲終不廣交授太和元年卒諡曰壯子蓋嗣卒于
霸嗣又分晃戶封子孫二人列侯

晉

鄧殷

平陽襄陵人亮直靈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涇池
令召爲主簿賈克伐吳請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

爲淮南太守遷汝

陰後爲中庶子卒

賈混

字官奇襄陵人克弟篤厚自守太康中爲宗正卿
侯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

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克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為黃門郎遵弟模知名

賈模

字思範襄陵人克從子沉深有智算涉獵載籍深為克所信愛每事籌之起家邵陵令歷事二宮尚

書吏部郎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拜散騎常侍二日擢侍中模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加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盡言於后多不能從憂憤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李矩

字世廻平陽人兒時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及長為吏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氏齊萬年

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謝病去屬劉元海攻平陽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討賊帥侯都等賊之營護太尉荀藩將軍華曾各厚給矩及藩承制饋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石勒襲矩矩令嚴

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蒲表加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盡心撫恤百姓賴焉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率其屬來歸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矩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令郭誦禱鄭子產祠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弟芝來援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聰將趙固鎮洛陽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劉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夜渡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突圍而出上嘉其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元帝初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洛陽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

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窋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石勒將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後自密而奔矩待其妻子如初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皮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唯郭誦及叅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李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鄧攸

字伯道平陽襄陵人殷孫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

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示攸訟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器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叅軍越欽其爲人轉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海中郎將請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石勒勒將殺之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不殺勒長史張賓稱攸於勒以爲叅軍攸與故胡鄰轂胡夜失火

攸攸對以弟婦散發溫爲辭勒救之既而胡深感
自縛請勒以明攸陰遣攸馬驢及勒過泗水攸乃斫壤
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牛馬步擔兒及弟子綏
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
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攸乃棄
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
矩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尚書左丞長水校
尉皆不果就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爲太子中
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上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
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郡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
臺使劾擅出原之攸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
後稱疾去職郡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
千人牽船乃小停夜中發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賑乏性謙和
賓無貴賤待之若一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
二年遷會稽太守惡攸者誣攸白王敦兵數上未之信
轉太常坐事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
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祀以少

牢攸妻不復孕過江勸妾乃甥族感恨遂不復畜妾卒
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
兒綏服俵
喪三年

韋忠

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好學博通性不虛諾吉凶
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

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告人曰
此子長大必爲佳器命子願造焉服闋廬墓所願造之
不見願數言於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
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慙而
無厭棄典禮而附賈宗豈大丈夫所宜行邪太守陳楚
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肩月
捍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遂
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
矢盡不
屈節死

秦憲

字子令曲沃人年弱冠勇畧軼倫時妖術陳倉自
秦渡河依阻紫金山寇掠村落憲招鄉勇百餘夜

劫營擒倉餘黨潰散金顏脫木耳與巴哈兵犯遼界晉募兵東征憲應募大戰敵懼請降後苗民叛復詔憲征之憲單騎直衝苗營斬首數十卒死於戰

元魏

張天生 翼城人任河南令除寇害濟民困百姓多賴全活子伯成亦河南令蝗不入境民立碑頌之

後魏

楊勰 正平人少豪俠仕後魏拜伏波將軍元顥入洛孝莊帝南討至馮渚勰乃具舟以濟王師元顥平封肥如縣伯後從孝武入關進侯爵加撫軍將軍保定四年遷少師攻洛陽深入齊境為齊人所獲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為罪令子襲爵 按後魏兼置正平郡曲沃絳州聞喜皆隸焉今本舊志存疑附考

隋

王通

字仲淹其先祁人永嘉之亂東遷後乃於河汾家焉父隆精於周易春秋教授生徒開皇間以博士

承詔著興廢要論七篇出令昌樂猗氏銅川有異政人思慕之生通筮得素王卦知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通少志仲尼之業遊學四方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典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西遊長安文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公卿皆不悅通知不能用作東征歌而歸退居西河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四方知名士多北面事之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初累徵不起十三年卒年三十三門人私謚曰文中子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子二福郊福時孫六勳勳劼劼助劼俱以文名按通其先祁人後家於河津今本太平縣志存疑

唐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遇建成元吉於塗建成欲依劇賊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發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曰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關中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唐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黨項寇邊敕紹討之寇據高射紹軍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寇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寇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太宗親問其疾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以房遺愛謀貶嵐州刺史

自
殺

敬暉

字仲繹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時河北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

棄農畝事弛墮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張柬之引爲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與桓彥範等將騎五百人斬張易之張昌宗於集仙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表請諸武王者悉降爵繇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暉苦請收諸武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悵彈指流血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貶暉崖州司馬又放瓊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三思尋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初追復官爵賜封二百戶還其子孫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開元六年詔暉勤勞王家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太尉開成三年詔曾孫

元膺爲河南丞

裴泰

其先聞喜人忠州刺史懷感子由刺史累官中書令後徙沃之大李村居鄉謙謹無貴顯態休休之

度此其一班云

郇謨

晉州人太 八年以麻總髮持竹筍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一字言

一事卽不中以筍貯屍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上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餘大抵類此時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高士廉

霍州人佐太宗有大功圖形凌烟閣涉古今通政事臨難守節當官無黨立朝獻納縉紳莫不

屬目累官至尚書左僕射封申國公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文獻

呂渭

河中人舉進士建中末爲禮部侍郎時中書省有古柳枯死德宗自梁州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

令貢士賦之子恭與父齊名柳子厚以爲賢豪絕人

呂溫

渭子字和叔有奇表藻翰精好連中四科貞元中召爲集賢校書治書侍御史謫道州司馬遷衡州

刺史卒於官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劉夢得云和叔年少遇主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艷

元微之有詩哭之

敬讓

平陽王暉子也周利貞旣受指殺暉等開元初以酷吏罷官終身不齒久之復起爲辰州長史時讓

以魏州長史朝集京師與利貞皆奏事闕下讓以父寬越次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彈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明皇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俸三月利貞竟賜死暉別子城官右衛大將軍詢官比部員外郎誣主客員外郎曾孫元膺官河南丞

毛若虛

太平人任陝西武功縣丞眉長覆曰性鷙悍不避權要累官至御史中丞

五代

桑維翰

字國僑浮山人父珙嘗事張全義因居河南維翰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寄曰七

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性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從它求仕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敝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徙天平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智遠贊成大計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遼遼太宗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求助高祖遣維翰往遼爲陳利害甚辯遼太宗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數言楊光遠恣橫光遠亦言維翰擅權難制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鎮州安重榮請用吐渾以攻遼維翰上疏

言遼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使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
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
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
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遼絕盟維翰言不能
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
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
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復奏置翰
林學士及端明殿樞密院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旣盛
賂遺歲積鉅萬内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
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
卒以玉爲相維翰日益見疎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
部侍郎維翰言價資望淺益有隙帝飲酒得疾維翰遣
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
罷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遼師破樂城維
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方
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遼
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兵興書檄未
嘗不以此兩人爲言遼太宗將至京師遣張彥澤遣太

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母
盟不欲使維翰往因諷彥澤圖之彥澤亦利其貨產維
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無不屈服
彥澤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左右勸維翰避禍
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
動彥澤以兵入府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
得無禮邪彥澤股栗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
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
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
人縊殺之遼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爲彥澤所掠

宋

高繼嵩

字維嶽士廉後以武勲進事真宗至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保州刺史大夫騎都尉

渤海縣開國伯贈

武定軍節度使

師範

靈石人登元祐三年進士督岢嵐軍政兼平定岳
陽有惠澤軍民感慕後復督理江南先是江南民

苦於賦役乃奏茶爲天地自然之利請稍增其稅而民之賦役少息旣不病民亦不病國江南人圖像祀之

許翰

字崧老袞州襄邑人一書襄陵人元祐三年進士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書抵時相願罷雲中之師

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中書舍人孫傳論之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央勝策張邦昌爲太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己望以來用老将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按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不可救宜起師道邀擊之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初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衆各數十萬皆願得張所

為帥李綱薦所為河北招撫使黃潛善力沮之宗澤
車駕宜還京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
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
力求去未許時潛善奏戮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
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
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落職紹興元年召復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
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與黼攸潛善輩
異志卒不展著
論語解春秋傳

許孝恭
曲沃人任彭州九隴縣尉兼主簿事時李文吉
刼州官吏盡避孝恭獨率公徒拒之擒文吉官

至虞部
員外郎

史緒
字仲昌曲沃人徽宗時為左清道帥府副遷驍衛
將軍世明法律莊毅明恕雖家人相對無惰容居
官決讞持平不移於私卒贈左武衛大將軍子籍尚書
比部郎中符石州軍事判官孫祥嘉州司法基贈朝散

大夫純文林郎平宣教郎深奉議郎方絳州司戶曾孫
安民朝奉郎安宅從政郎

南裕洪洞人理宗紹定元年西域叛議討平之命裕為征西大元帥裕素負將畧驍勇絕人出奇制勝師

所向克捷西域以寧後奕葉蕃盛邑稱巨閥相傳陝之渭南東昌濮陽簪纓望族皆其分派云

金

郭子通洪洞人旦子年二十八登詞賦高第大定初擢陝西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時晉絳戶稅轉輸

平涼子通監視官吏秋毫無犯二州民舉手加額後為絳陽軍節度副使蒞官口父老稱幸甫期年大治絳人

繪像天寧寺舍立石頌德終清河防禦使

楊時翼城人大定四年以本縣人為本縣尹勤撫字戒貪殘教民力本民化醇朴幾致刑措咸歌頌焉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人登進士質直有勇畧元攻河東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

棄其家獨與其子懿保松平寨借權知州事劉珍共守
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
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脅之以刃欲以為鎮
西元帥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
本縣

令

王佐

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
兵數千權領霍州事胡天祚承制加忠勇校尉趙

城丞

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

使詔遷宣武將軍通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元兵取青龍

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佐與招

撫使成天祐蘇殺環天祐疑佐妻子在環所對曰佐豈

顧家者耶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

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與

史詠素不協詔徙沁州王女寨同禹顯聽張開節制救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錄其子為符寶典書

邢德貞

浮山人宋學士曷之後歷官禮部侍郎曾修太
和律令

呼延實

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閒居汝州之西山天興元年正月防禦使張

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而自往鄧州實遂領汝州青楊砦事後姬汝作入州城守不能相下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元兵所破汝作不從詳議官楊鵬和釋之實乃還山汝作遂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二年八月州人梁臯殺汝作實時爲峴山帥又詔併力討臯

張德直

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那彥字彥才登科以當塗令致仕有著松堂集父廸祿字仲英明昌初進

士歷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掾德直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簿藍田令移汚池逋詐名補省掾省選授巡院使終於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誠居永寧見鮮于樞相學齋雜鈔

徐王

趙城人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寧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

鄭當時

洪洞人明昌登進士第仕至河汾教授編節義事行於世

元

靳和 曲沃人汾陽侯後喜周貧乏導人以善金末團結鄉勇爲保障歸元太宗錫以金符官鎮南大元帥

從破河南授絳州軍民長官

許國貞

字進之絳州曲沃人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日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貞博通經史尤精

醫術金季避永寧後歸寓太原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瀚海留掌醫藥治莊聖太后刻期而愈廼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自治者鍼誤損其明將坐死國貞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卽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貞之直可作諫官宗王昔班屢請諱帳下世祖將遣之辭曰國貞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嘗進藥味苦却不服國貞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復召入視對曰良藥苦口旣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

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從征雲南機密皆得
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九年世祖圍鄂獲數百族諸將
欲盡阬之國貞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師還招
降民數十萬口顛仆滿道國貞白賑之全活甚衆世祖
初授榮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
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嘗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
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
凡薦引皆知名士士歸重之上嘗曰朕昔出征同履艱
難者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
每進見上呼許光祿而不名由是諸王大臣皆呼許光
祿陞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罕得贈謚
特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憲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
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國貞母
韓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珍
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閱其勞賜以正定宅一區歲給
衣廩終身國貞由是家焉

王佐

襄陵人金季進士元時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
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賊所獲佐傲

自如罵賊
不輟見害

高源

字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爲正定照磨使東平道經高堂遇盜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

初累擢江南浙西道僉事常州路達魯花赤馬忽奪民田源劾其不法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誣以他事繫獄久之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闕白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通惠河接置牐土橋
十二至今人家其利

許辰

字君黼一名忽魯火孫國貞子從父事潛邸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忠

愼小心嘗忤旨欲罪之上後悔謂近侍帖哥曰朕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爲兄弟有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爲盟又諭曰若東宮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亦同飲金酒俄除

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襲每
外國使至必命與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尚醫大監
帝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
有竊大安閣禮神幣者將誅之宸諫曰敬神善事也因
置人於死地恐神不享卽命釋之與丞相安童善多所
贊益桑哥忌而譖之上不之信桑哥敗繫左掖門命往
唾其面辭不可上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
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初遷中書右
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
西行中書省右丞關中飢議賑宸曰若俟命下無及矣
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遂大發粟命亦尋下明年旱禱
終南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宸不事生業田
宅皆上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爲先朝老臣特救乘
小輿入禁中後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卽其家問之特授
榮祿大夫大司徒食其俸終身卒贈推忠守正佐理功
臣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趙國公
諡僖簡

楊宜時元孫形貌魁碩有識慮值貞祐之變金主南
河北郡縣多沒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宜暨從弟
仁海等紹先茂先帥鄉黨族屬約束自守及太師
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畧地遂以衆歸之援於行間超陞
行大元帥府鎮翼表授忠勇校尉佩銀符守平陽四門
主管義軍福知龍平縣事達佩金符金臺府長官時青
龍蠻背葛伯彈平諸砦未降互出攻擊肆爲剽劫宜暨
琛等悉平之民賴以安及塔海都元帥西征庸蜀辟琛
爲先鋒宜與焉凡所攻拔不避矢石屢有能效凱還以
勞遂授今職宜爲治不事表襮而民愛之不任刑罰而
民畏之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守其成法縣之東山炭窟
年歲旣久穿斷益深屢有圯壓之患宜相視其地創爲
開置民甚便之邑之南川水利溉田甚廣數村爭訟不
已宜爲斷理皆服其平至今以爲定例民立祠祀之所
任凡三十餘年無少玷闕至元元年冬十一月庚辰葬
於百草嶺上馬跑泉側子三汝直襲職汝舟授本縣丞
俱有能名汝霖隱德不仕延祐三年春志祀名宦段天
章表其墓

楊琛

翼城人初名俊與從兄宜平諸賊砦以功行翼州元帥事金人執虎符白麻招之俊戮使者以聞特

降金符爲征行元帥取河中興元與塔海下蜀淮全活數萬口從車駕攻河南破蔡州宣授千夫長佩金符賜

名琛

楊思忠

翼城人全子爲本縣軍民長官愛民如子民非有大過不加箠楚徭役賦稅皆有成例至元二

年遷聞喜父老攀

轅泣送者千餘人

王泰亨

平陽人成宗時給事東宮歷太子賓客累遷中書平章致仕封晉國公謚清憲所著有康莊文

集

李謙亨

曲沃人至治中以儒士辟歷內臺御史時建西

山佛寺甚亟謙亨以歲飢且東作方興上疏極諫帝怒謫遷陞尋召還授浙東海右二道廉訪使卒

西郡侯謚忠肅

續執中

襄陵人進士第大德初任絳州儒學教授勤於教誨人才輩出後徵爲國子助教

靳用

字祐之曲沃人和子六歲從事性理之學壯爲曲沃翼城令有聲改榮河尹奉法循理勸農興學拜

監察御史陝西漢中道按察司僉事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臨民以德執法不阿所在頌之終朝列大夫晉寧路總管子德政邳州判官德信將仕郎德謙禁直宿衛德淵贈兵部尚書封西河郡侯德昌好學善屬文德淵子榮監察御史奎章閣待制學士剛直有祖風弟昂有孝行

王得貞

霍州人進士至大間懷慶路總管能詩善草書至正間爲掃地王賊兵所執不屈死贈河東宣

慰司

使

賈敏夫

襄陵人延祐中拜監察御史嘗遺書若干卷於邑之學宮以惠後進

牛光祖

襄陵人以太辟甘肅行省掾尋陞中書省掾中都留守都事有幹局以廉慎稱遷刑部主事授

大同路治中秦定改元擢大都兵馬指揮使尋拜京畿都漕運使天間為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陞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管軍馬次年致仕父滋知吉州累贈戶部尚書隴西郡公

喬彝

晉寧人性高介為詩文有法自定芸齋至正中賊陷晉寧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犬并彝令妻子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賊平贈臨汾尹謚純潔

邢飛翰

霍州人性剛果以薦為內御史伯顏專政飛翰面質其非叅議佛家驢妾邪復廷劾之後以兩淮鹽運同知致仕元末兵亂被執不屈死追封工部尚書謚忠毅

李榮祖

霍州人業儒有大志及為吏仁慈愛下長於剖決所在頌之陞總管以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致仕贈上騎都尉封隴西郡伯孫智有祖風仕至晉寧路總管

賀方

霍州人幼聰慧日誦數千言人呼小學士隨父遊江南由國子生仕至翰林應奉待制陞學士終

江南路治書侍
御史城陷死之

靳頡

曲沃人任征西大將軍不避艱險歿於陣獲其屍而失其首錫銀首連葬

楊守則

翼城人初授翰林院檢閱官遷內臺御史陞戶部侍郎再遷大都河間路總管

郝溫

翼城人由太學上舍累官四川行中書省郎中遷夔州路總管

辛邦彥

汾西人至正間由榆社主簿調知夏縣廉明神察善剖疑獄嘗建司馬公祠堂書院及脩黑龍

李綽諸堰常平倉

事集而民不擾

喬受之

霍州人授汾西縣尹陞朝列大夫和寧路推官惠政旁洽百姓歌詠之

閻忠

平陽人父衍仕金歿於王事忠避兵山東家於高唐其子復善屬文仕元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關世傑

臨汾人至元間爲陽城尹從公秉直至誠愛民勸課農桑講明政教當時學者聞風嚮義邑人

為立德政碑

按

舊府志名世俊

王義甫

平陽人為平遙縣尹守已無私安民以惠

劉仲殷

曲沃人進士第任稷山縣尹守已廉勤為政平易後遷翰林院編脩擢御史邑民思之不忘

徐毅

趙城人初從許文正公學由進士授監察御史力陳臺省為治之要及為刑部尚書能彌綸庶政拜

御史中丞特贈中書左丞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



